



冰心儿童文学奖

青少年文学
佳作典藏

年兽辟里啪啦

李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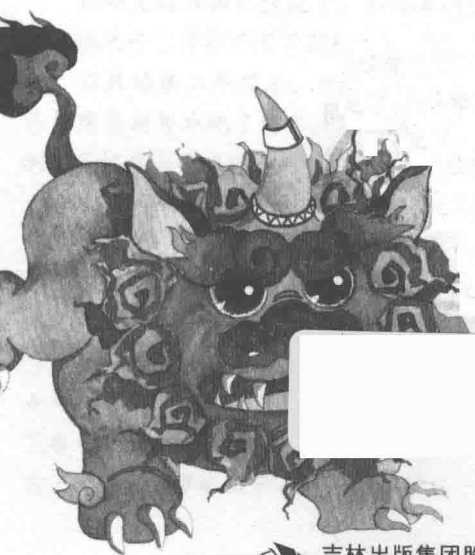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冰心儿童文学奖

新生代典藏馆

年兽噉里啪啦

李伟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年兽噼里啪啦 / 李伟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6

(冰心儿童文学奖新生代典藏馆)

ISBN 978-7-5581-2827-1

I. ①年… II. ①李…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7246 号

NIANSHOU PILIPALA

年兽噼里啪啦

李伟 著

出版人 齐郁

选题策划 慈国敬

责任编辑 宋凤红

装帧设计 张振东

法律顾问 赵亚臣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青少年书刊发行有限公司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电话 0431-86037603

传真 0431-85678550

印刷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

书号 ISBN 978-7-5581-2827-1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童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去年冬天，云南曲靖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冷。柳树的叶子全部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北方，鹅毛大雪几乎是每年冬天都有的。但在四季如春的云南，雪却是特别稀奇、特别珍贵的，有时好多年都不见它的踪影。

今年春天，在寒风中掉光叶子的柳树们很快抽出了嫩绿的芽苞，唯独正对着教室门的那棵柳树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着急了，每天下了课，他都要跑到柳树下去看看。一个四十多岁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成天跑到柳树下去看看，不免让人觉得奇怪。

云南的春天来得早，迎春花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得满山坡了。二月快过去的时候，学校里其他柳树的芽苞都已经变成了毛毛细叶，可那棵树，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的画家朋友终于不耐烦了。他跑到树底下，指着树喊：“你长那么大，怎么连一场雪都扛不住呢？说不行就不行了？真是笨蛋！”

他确定这棵树已经死了，和他养过的那只小狗一样，除了躺在土里一动不动之外，再也干不了别的了。

三月的第二个周末，他背着画架从柳树底下走过，在不远处站了几秒，又忽然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原来，这棵柳树像是一个迟到的孩子，别的柳树都已经长出长短不一的叶片了，它才慢悠悠地发了芽苞。

他高兴地丢开画架，拍着柳树说：“好！好！好！活着就好！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好样的，哥们儿！”

这件事情像个水龙头，彻底打开了我的记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忽然发现我的这位朋友和其他人似乎有什么不同。

他和同龄人一样，络腮胡子，浑身烟味，偶尔喝点儿小酒，还稍微有点儿掉头发。可他却又是那么不同——他总是比我们先知道哪棵树最先结了果子，哪个方向的星星最亮，哪条河里的鱼最大，哪只流浪狗又怀了宝宝……他像五岁的孩子一样，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匆匆行走的同龄人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在承担着生活中的那些责任和压力，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想那些“无聊”的问题。花开得好不好，狗吃得饱不饱，星星亮不亮，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这类面无表情的成年人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可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曾经也对世界充满好奇，在他们只有五岁大的时候。

我的画家朋友曾经说过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只要给他充足的食物和画画所需要的材料，那么，无论他在监狱里还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拿着麦克风唱歌的情景。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大街上，只要能给我麦克风让我唱歌，我就会变得很快乐。那时候，跟我一样的孩子有很多，我们都很容易快乐，只是喜欢的东西不同而已。

童心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作为这个画家最亲密的旁观者，我觉得我最有底气来回答这个问题。

童心使他幼稚，不懂得圆滑，工作了那么多年，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童心让他安于现状，他既没能成为企业家，也没能身居高位……

可已有孩子的我，却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不被时代的浪潮洗刷得千人一面，不在平庸的忙碌中丢失最宝贵的理想和快乐；有足够的信念去支配自己的时间，有默默坚持而换来的才华让他对未来充满期许；无惧生命的无常和失败，也无惧现实的不公与残酷。因为他的喜欢和快乐，足以照亮他想走的路。

这套饱含童真、童心的图书，不仅是献给未曾谋面的读者，也是给我自己的孩子的礼物。

我们不仅用心挑选作者，也用心挑选每一篇作品。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好看，更希望它能在孩子的心里，播下一颗勇敢的种子，让他们在成长的路途中，即使遇到挫折，依然能够快乐，能够坚持理想。这是童心才有的力量，也是我们做这套书最真切的初衷。

一路开花

2017年5月书于云南曲靖

李兴海，笔名一路开花，云南宣威人。《读者》《青年文摘》等畅销期刊签约作家，《语文报》《疯狂阅读》等教育媒体专栏作者。出版《你若安好》《总有些青春要辜负》《原谅我不懂你的心》等三十余部作品。

目 录

蚌孩子1

花野昼梦12

鲛人26

看不见的森林39

小女巫的棉花糖52

烛女.....64

年兽噉里咄啦78

精灵月光集市89

我在你的光芒里100

居住在水仙里的仙女107

花宴124

蓝鱼记129

随泡泡一起飞的女巫.....141

仙境绮梦145

蚌孩子

一只叫星星的紫蚌

我的梦境总是被一阵阵清脆的声音打断，这声音优雅而矜持，让我柔软的心为之颤动。每次我都冒着生命危险，打开我坚如盾牌的蚌壳，露出一丝缝隙偷窥。其实，不用猜测我都知道，这声音来自鹤。我知道，鹤是我们蚌家族的仇敌，没有一只蚌是喜欢鹤的，可问题是，我偏偏喜欢一只叫羽薇的鹤。关于她的名字，我还是从她的同伴那里偷听到的，为此，我偷偷地把她的名字在心底珍藏，就像我们蚌日久天长地炼珠一样。自此，我每天都傻傻地等待那只叫羽薇的鹤。羽薇的歌声如天籁，仿佛天边玫瑰色的晚霞一样绚丽，让人惊叹不已。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始终等待着那只叫羽薇的鹤。

哦，忘了告诉你了，我是一只叫星星的紫蚌，我喜欢这个名字。

字。蚌家族里哥哥姐姐的名字不是叫紫蚌、绿蚌、黑蚌，就是蚌郎、蚌妹之类的，我觉得很没意思，于是就改名叫星星。我听蚌家族一只很老很老的蚌说，天上有灿烂的银河，那么我想，银河里必定居住着星星般闪烁的蚌吧。

但我的名字总是遭到哥哥姐姐们的嘲笑，对此，我并不在意。

我不在炼珠馆里的时候，喜欢在黑夜里爬到水岸，待在浅草根下，打开蚌壳仰望满天的繁星。银河亮了，湖水闪烁，真是分不清哪是夜空哪是湖面。我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哥哥们嘲笑说，这是痴梦，但我喜欢做这样的梦，关于星星的梦，还有心底那颗珍珠的秘密。

我一边做梦，一边等待羽薇。我幻想着遇见羽薇的那一天，但我也怕遇见她，对于一只蚌来说，那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渐渐地，我长大了，紫褐色的蚌壳上长出了细细密密的纹路，宛如树的年轮，那是记录我们蚌成长的密码。

当我长到手掌般大小的时候，我真的遇见了羽薇。虽然只能远远地眺望她，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她那动听的歌声，雨滴般落进了我的心房。确切地说，羽薇还是一只没有离开双亲的幼鹤，脖颈处淡灰色的羽毛正在褪去，灰绿的长嘴也变得更加锋利。她喜欢在沼泽里练习捕食鱼虾，临水照影，那纤细修长的双腿，拖着细长的影子，就像菖蒲笔直的叶梗一样漂亮。

遇见羽薇的那天夜里，我又幸福地仰望星空，并且许下了一个心愿。

鹤不但喜欢吃鱼虾，还会把细长的嘴巴伸进水里反复寻找螺和蚌。因为鹤，我们蚌家族潜居水底时总是不能安心炼珠，我们总是不辞辛苦地搬家，辗转到更远更深的湖底。

我们搬过好多地方，但是永远离不开这清澈的湖水、沙洲、芦苇，还有鹤群。我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鹤。

什么时候才能离羽薇更近些呢？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真不知道我为何有这样奇怪、冒险的想法。对于一只蚌来说，鹤是多么危险啊！

当哥哥姐姐们蚌壳上绑裹着水草，被老蚌带进炼珠馆里炼珠时，我知道这对蚌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修炼成蚌精灵，我们就可以游向大海，从此生命不再受到威胁。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也该到了炼珠的年龄呢。

不能去炼珠馆炼珠的日子，我就呆呆地躺在河泥里，吐着泡泡，想念叫羽薇的鹤。

一只叫羽薇的鹤

“嗝啊——嗝啊——”

这声音再熟悉不过啦，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时，天已蒙蒙亮，雾已从沙洲的芦苇上消退了。我张开大大的蚌壳，划着冰凉的湖水，来到水岸。远远地，我又一次看见了羽薇。

羽薇拍打着翅膀，引吭高歌。

“嗝啊——嗝啊——”

“咯——咯——”

……

远远地，水天相接处，芦苇丛里升起了一轮鲜红的太阳。鹤群迎着朝阳在芦苇丛里此起彼伏地鸣叫、起舞，嘹亮、高亢的鸣

叫声直冲云霄。

啊，我简直看呆啦：鹤的舞蹈多么优美！或伸颈扬头，或屈膝弯腰，或原地踏步，或跳跃空中，他们有时还叼起小石子或小树枝抛向空中呢！

为了更近地看到羽薇，我鼓足勇气，奋力地爬向沙洲。

我潜伏在芦苇的根下，眺望着不远处的羽薇。阳光下的羽薇已经出落得美丽无比，朱砂色的丹顶，细长的脖颈优雅美丽，百合花瓣般的羽毛点缀着墨色的花边在风中飘动。

这时，羽薇不远不近地跟随双亲在沙洲边闲庭信步般地涉水学习觅食，不时抬头四处张望。我知道，对于一只即将离开父母独自生存的鹤来说，这是必须掌握的本领。

羽薇能看见我吗？我傻傻地幻想着，过会儿我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万分懊恼。对一只年幼的蚌来说，这是多么危险啊，尤其是我还在浅水处。这一刻，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么急促，那么……

就在我痴想的时候，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啦！

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向我袭来，我坚硬的蚌壳似乎也要碎裂了。

啊？！竟然是羽薇！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日夜想念的羽薇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巨大的影子覆盖着我，灰绿色的长嘴巴无比锋利地，一下一下地啄着我的蚌壳。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彻底绝望了。黑色的影子让我恐惧得几乎窒息，我紧紧地缩在坚硬的蚌壳里，粉红色的身体缩成一团，我不知道柔软的心房里是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沙砾一般硌疼了我。

砰——砰——砰砰——

羽薇的嘴巴啄得我几乎绝望了，阳光透过蚌壳那细小的缝隙，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此刻，我能真切地听见羽薇的呼吸，并能闻到她羽毛的味道。

再这样啄下去，我就要丧命了。我不敢再想了，但又忍不住地想起了老蚌，想起了炼珠馆里的哥哥姐姐们……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紧紧闭着蚌壳。羽薇没法攻破我的壳。可就在我心存侥幸之时，她又张开嘴巴，猛地一口叼起我来，像叼石子一般，扔到沙洲上。就这样，她如此反复地将我叼起、扔出，叼起、扔出……

蚌壳里的我真是天旋地转，几乎要窒息了。

咔嚓——咔嚓——

我那紫褐色的蚌壳裂开一条细缝，羽薇顺着蚌壳的边缘又一次发起进攻。这一次，我的蚌壳被她啄开了一个小豁口儿。

不知道过了多久，羽薇还在锲而不舍地啄着，我已经没有力气抵抗了。我的眼睛里全是水，不知道是湖水还是绝望的泪水。

啪——啪——

一连几声清脆的响声，击得水花飞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湖水开始搅动，我也身不由己地旋转起来。

“嗝啊——嗝啊——”

羽薇紧张地鸣叫着，拍打着翅膀，不知所措。

我突然感觉被一股水流裹挟，落入水底。

当我惊慌失措地反应过来时，才知道，我是被红鲤鱼大婶救了。正当羽薇叼起我时，红鲤鱼大婶甩动着巨大的尾巴，跃起来击打羽薇，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傻了，松了嘴。

“唉，羽薇，怎么能独自觅食呢？一只成年鹤该有的本领你还没有呢。”雄鹤说。

“我们不可能照顾你一生啊，孩子。”雌鹤说。

站在羽薇身旁的双亲失望地叹息着。

.....

羽薇愣愣地站在水里，不知所措。此时，夕阳落进芦苇丛里，余晖照亮了芦苇摇曳的湖面。

这一次，没想到因为羽薇，我差点儿丧命。

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怕，我终于明白了蚌家族为何与鹤为敌。我带着疼痛和恐惧，回到了炼珠馆，对羽薇，我的心里竟然生出一丝愤恨……

炼珠馆里很安静。

哥哥姐姐们都在专心炼珠，水草绑裹的身体要经历七七四十九天的修炼才能炼出蚌生命里最珍贵的珠子。

“紫蚌啊，哦，不不，你叫什么星星，你已经不小了，该学学哥哥姐姐们，用心炼珠啦……”老蚌每次见到我，都会忧心忡忡地说。以前听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真的很烦，现在我却突然有点儿喜欢这个好老好老，甚至有点儿糊涂的老蚌了。这不，他总是连我改的名字都记不住呢！

是啊，再过一年，我将要炼出生命里的第一颗珍珠了。

秋水瘦了。芦苇黄了。

我知道，鹤们会巧妙地排成“V”字形，迁徙过冬啦。

很快，下雪了。白茫茫的世界里，任何声音都被过滤干净了。湖面开始结冰。我的伤口早已经愈合了，蚌壳的豁口儿却再也无法愈合。我的梦境里再也没有一只叫羽薇的鹤了，她好像从我的

生命里消失了……

炼珠馆里，我开始为明年的炼珠准备起来……

鹤唳

咔嚓——咔嚓！

结冰的湖面发出了巨大的叹息声，湖水逐渐暖和起来，芦苇紫色的根芽钻出淤泥，一天一天地绿遍了沼泽地。

当我再一次聆听到熟悉的天籁般的鹤鸣时，我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沙洲上的鹤们每天忙着在芦苇丛里结巢、觅食。他们的到来让宁静的湖面顿时有了春天的生机和活力。

我总是故意远离鹤群栖息的芦苇丛，强迫自己不再去关注一只叫羽薇的鹤。

一天又一天，离我炼珠的日子越来越近。

“砰——砰砰——”这天地间的巨响震得湖面起了波澜，惊飞了沙洲上的鹤群。惊慌逃离的鹤群没有了方向，令人心碎的鹤鸣在湖面上久久回荡，湖面上飘落了他们野百合花瓣般的羽毛。

“啊！这是枪声！猎枪的声音啊……”炼珠馆里老蚌沙哑地惊叫着，不时地摇头叹息。对了，这猎枪的声音是为鹤群而响起的。这几年，居住在湖边的镇民为利所驱，竟然捕起鹤来。炼珠馆里，已经绑裹着水草炼珠的我，心不由得抽动了一下，我知道，这是为羽薇担心的缘故。不知道一只即将成年的鹤能否躲过这场劫难呢……

“哎，孩子们，专心炼珠，这样才能成功呀！切记！”老蚌巡视了一圈炼珠的蚌孩子，黯然离开了炼珠馆。

砰——砰——砰！

猎枪又一次震动了湖面，也震碎了我的心。

啊，羽薇？我的心里有样东西又刺痛了我。

“嗝啊——嗝啊——”

这是羽薇求救的声音啊，这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已经无法再专心炼珠了，我挣脱缠裹自己的水草，逃出了炼珠馆。

“嗝啊——嗝啊——救我！救我！”

羽薇的声音又一次次撕心裂肺地回荡在我的耳边。

当我爬到湖心的沙洲时，湖面上拼命逃跑的鹤群已经飞远了。我四处搜寻着羽薇的踪迹。茫茫的湖面上没有任何迹象，沙洲的芦苇像海浪一样在风中起伏。

就在我不知是该绝望还是该为羽薇庆幸的时候，却听见一阵微弱却急促的声音从芦苇丛里传来。

我侧耳聆听。是羽薇，没错！

原来在离我不远的苇丛里呼救的，正是受伤的羽薇。羽薇躺在风中的芦苇里，鲜红的血已经浸透了身上洁白的羽毛，锋利的长嘴微张，眼睛微闭，一双灰绿色的腿抖动得厉害，鲜血正从腿部汩汩流出，染红了一大片草叶。

我吓傻了！我吃力地爬近羽薇。对于一只离开湖水的蚌来说，这是很危险的。

羽薇的腿伤得很严重！一只失去双腿的鹤，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才好，我着急地望着羽薇。这时候能救羽

薇的，只有老蚌爷爷，但我是私自逃离炼珠馆的……不好再去央求老蚌了。

……

就在我即将绝望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办法。

对了，用接骨藤的汁液可以救羽薇。记得老蚌爷爷也曾用接骨藤治好了其他受伤的水族伙伴。

为了找到接骨藤，我来来回回，在湖岸寻找。

我不顾饥渴，奋力找着，太阳快要落山时，我终于找到了接骨藤。

“啪！”我很快把磨烂的接骨藤放进蚌壳内，然后张开蚌壳，对准羽薇受伤的腿紧紧地夹住。我像一只钳子一般，夹在她修长的腿上。这双优雅的腿，对于一只起舞的鹤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心想。

这一刻，我离羽薇多么近啊，我能听见她的心跳声和微弱的呼吸声。

羽薇由于惊吓和伤痛睡着了。

起风啦，芦苇摇动的声音近得吓人，我感到寒意来袭。

不知过了多久，星星升起来了，月亮也升起来了。

我聆听着羽薇梦里的呼唤声，还是那么急切。

羽薇会不会知道有一只蚌留守在她的身边？她会不会问起这只蚌的名字？她会不会知道，她第一次练习捕食时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该不该告诉她我心底的秘密呢……我幸福地幻想着，只觉得月光下的羽薇，美得就像一片开满野百合的草地。

我感觉困极了，渴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天一夜。

晨曦微露。

“咯——咯——”

湖面上的鹤鸣久久回荡，这是羽薇的双亲在呼唤她。当被这声音惊醒时，我已经困倦极了，并且渴得要命，我没有力气再回到湖中了……

就在这时，我感觉羽薇的腿动了一下，伸了伸。

呀，我看见了羽薇的眼睛啦。她好奇的眼睛正打量着腿上的我。我用力挣扎着，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向羽薇微笑了一下，张开蚌壳，又缓缓地闭合了。

羽薇注视了我好久，静静地，我只能听见风吹起她羽毛的声音。

突然，一滴东西滑进了我柔软的心房，我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好凉好凉啊！这是露珠吗？哦，不不，是一滴泪水，一滴羽薇的泪水。

我再一次，艰难地张开蚌壳，发现羽薇的眼睛里亮闪闪的。

羽薇用锋利的长嘴在我冰凉的蚌壳上来回摩挲着，她在我那破了口儿的蚌壳那里停留了好久，或许她想起来了什么，眼里充满了忧伤。

一滴，一滴，鹤的泪水流进了我的心里。泪珠像珍珠，在我心里酝酿着。

我刚想再张开蚌壳说些什么，那气若游丝的声音却被风吹散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蚌壳缓缓地闭合了，闭合了一个未知的世界，闭合了一个秘密。

……

银河里有一颗叫蚌的星星

蚌孩子停止了心跳，紧紧地关闭了紫褐色的蚌壳。

羽薇一瘸一拐地把蚌埋在很深很深的湖泥里。就在泥水即将覆盖蚌孩子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蚌壳上有一丝光闪烁着，就像一颗发光的星星照亮了她。羽薇在蚌孩子身上找到了一颗闪烁的珍珠。那颗珍珠竟然飞了起来，飞过湖面，飞进灿烂的银河里，跟星光融在了一起。

每当夜空星光闪烁，湖面也星光灿烂时，羽薇都会仰望着星空，独自舞蹈、鸣叫。没有人知道，羽薇的天籁是唱给一个叫星星的蚌孩子听的。那歌声有点儿忧伤，那舞蹈有点儿悲伤……

从此，湖里少了一只叫星星的蚌，银河里却多了一颗叫蚌的星星。

